才女魚玄機

陳甲取

文史叢譚

魚玄機也曾是唐朝主流青春偶像，她的原名很瓊瑤，叫魚幼薇，七歲能作詩，十二歲就詩名滿長安了。大詞人溫庭筠慕名前來拜訪，經過一番命題作詩的現場考試後，主動做了小幼薇的家庭教師。後來，溫老師牽紅線將魚幼薇介紹給了狀元李億。魚幼薇嫁給李億後，過了一段神仙眷侶的幸福生活。然而好景不長，因爲李狀元本是有婦之夫，他老婆裴氏得知老公包了二奶後，將魚幼薇一頓暴打後轟出家門。李億偷偷將魚幼薇安置在咸宜觀，爲她改名魚玄機，忽悠她等自己把她接回去。魚玄機就乖乖地等了，等了三年，等來的卻是李億帶着老婆去揚州做官的消息。夢想幻滅，魚玄機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統統翻轉。她作詩嘆息「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自此再不相信愛情，神馬愛情，都是浮雲。魚玄機決定轉型走豪放派路線，她直接在道觀外貼出告示——「魚玄機詩文候教」。這告示簡直就是「掛牌營業」的代名詞，簡單幾個字引發的廣告效應轟動了整個長安城。從此，魚玄機化身墮落天使，敞開門接客，以玩弄男人爲己任，以客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爲榮，跟那些客人不分晝夜地談文學聊藝術。

當時，她青睞落榜書生左名揚，因爲他長得簡直就是翻版李億。她對商人李近仁不錯，因爲老李無條件愛她，供她日常開銷不說，還包容她跟其他男人亂搞。但官員裴澄就悲催了，送花請吃飯聽音樂會，魚玄機卻對他派發了好人卡，就因爲他跟李億的老婆裴氏同姓。後來魚玄機釣上音樂家陳韙，命運陡然發生急轉。

一天，魚玄機出門參加作家筆會，囑咐她的侍女綠翹說：「如有客人來，跟他說我出去了。」等到她回來後，綠翹說：「陳韙來過，知道您出門後，沒說啥就走了。」魚玄機懷疑綠翹跟陳韙有曖昧，就使勁虐她，逼她承認跟陳韙有一腿。綠翹卻犟嘴，反過來數落魚玄機亂搞。魚玄機氣得把她虐死了，趁天黑埋在了院子裡。幾個月後，一位客人到魚玄機處消費，突然發現後院有一處蒼蠅亂飛，就跑去告官。官府派人勘察，事情敗露，魚玄機被抓。審理此案的正是她的老熟人裴澄。

魚玄機的認罪態度良好，都招了。按照唐朝法律，主人處死婢女最多罰點錢了事，不一定判死刑的。但在小人裴澄的「英明」審判下，魚玄機殺人罪名成立，斬立決，並剝奪政治權利終生，當時，她不過二十六歲。

《小草叢刊》

許定銘

書醉亭

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本港出現過一所以九龍郵箱作通訊處的「小草出版社」，出過一套四十開本袋裝書的《小草叢刊》。這套書好像同時也出台灣版，但現時已難得一見，據資料顯示共出十四種，最初的一種是司馬長風的《唯情論者的獨白》（一九七二），最後的則是蔣芸的《一百二十個女人》（一九七四）。事有湊巧，我手邊剩下的也正是這兩種。

《唯情論者的獨白》書分三輯，收散文四十多篇，集中的這些散文，已不是「秋貞理」時代的抒情式，而是理性的分析較多，孔子、黑澤明、釋伽、朱德、赫魯曉夫、殷海光……都是他筆下的題材。司馬長風很喜歡本書，說是他「感觸人生和時代的結晶」；一九七七年還把書稿交給我，叫我再印一次。然而，事隔三十多年，我究竟有沒有印過，卻想不起來！一提起蔣芸，我總會記起她的《遲鴿小築》（台北仙人掌，一九六八），因爲那是我早期讀到的台版書之一。《一百二十個女人》原是一九七二年《快報》副刊上的專欄，每天約八百字見報，連載了五個月，一共寫了一百五十個不同類型的女人。當時蔣芸從台灣來港未幾，交了不少朋友，以女性的視角看女人，細膩而有深度，自然有不同的感受。其後，台北的遠景出版社在一九八一年也出過《一百二十個女人》，不知是否同一本？

《小草叢刊》

古國

李憶著

文化什錦

我喜歡看照片，特別是攝影展。通過照片，攝影家將目光焦點停駐在某些意識形態上，那絕對是一種思維的呈現——看照片，我經常會看到事態背後的意念。以鏡頭引領大衆的觀瞻，攝影家除了以藝術工作者的學養與情趣之外，更多的是以他本人的意念和心境。於是鏡頭帶出來的往往是言人之不能言的事態觀點。因此，我一直忘不了多年前的那個攝影展——《印度之窗》。

是的，印度。那個我總覺得與它沒緣分的古老國家——可不是，每次都與它擦肩而過，每次都只差那麼一點點，這不是緣分問題又是什麼呢？但與印度人倒是挺有緣的，從小到大，身邊總有一些印度朋友。小時候住在園丘裡，左鄰右舍都是印度人。對面的印度廟是我最常去的地方；廟裡的神像，除了梵天、毗濕奴和濕婆三大主神之外，還有象鼻神和猴神哈奴曼。我最喜歡猴神哈奴曼，因爲祂的形象很可愛，有點像我們的齊天大聖孫悟空。另外，我也愛聞「甘文煙」的氣味。每到黃昏時分，廟裡的那個老廟祝左手拿着點燃的「甘文煙」陶碗，右手執個搖鈴，走到神龕前一面搖鈴，一面繞着神像轉。「甘文煙」濃煙瀰漫，廟祝的身影在煙霧裡恍恍惚惚，天色顯得更暗淡了……

那是小時候有關印度人和印度廟給我留下的印象。然而，作爲一個國家，印度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華麗的寶萊塢電影、香艷的歌舞。政治局勢還算穩定。這些年來，上全球媒體的大新聞也許是屢遭恐怖襲擊吧。然後是貧民窟、乞丐、天災人禍、貧富懸殊；有人生活在天堂，有人生活在地獄。貧窮與落後是一對連體嬰。社會保守，家庭封建，民風艱澀而蒼老。婦女的地位很低，嫁妝是所有未嫁女子的噩夢。婚姻是否幸福，取決於嫁妝……如此種種，縱有歷史的深度，卻沒有社會的廣度。那以《窗》爲題的攝影展，其實是以人物爲主。照片中的人物，又以頭巾和面紗最爲醒目。印度就像它的子民一樣，一旦面紗被揭開，露出來的是一張美麗而微帶憂鬱的臉……

攝影展還呈現了印度極冷與極熱的兩極化氣候。在寒冷的地帶，天地一片白茫茫。有人將燒紅了的煤炭裝在特製的籃子裡抱在懷中取暖。而在酷熱的沙漠地帶，在漫漫風沙之中，駱駝的身影映在落日的餘暉裡，還以爲是在絲綢之路上呢。可這也不離譜。絲路與印度確實有過非常淵源密切的關係。在敦煌的莫高窟，在綿延不斷的壁畫上，那些長髮飛揚，衣袂飄盪，在風裡旋轉的飛天，不就是印度的神仙嗎？

攝影展以人物爲主，而面紗與頭巾則爲主題。我在重重的面紗裡面，察覺到有一雙漆黑而美麗的眼睛在左左右右地滾動；眼神之嬌媚不可方物。然而眉眼間卻似有一滴血在晃動——那是朱砂印，是印度婦女爲證明自己的貞潔，必須在眉心點上的一顆紅痣。紅色是已婚婦女的「專利」（未婚女孩點黑色），這前額眉心間的一點紅，我總覺得它聚攏了印度婦女的羅愁綺恨以及全部的喜怒哀樂。這證明自己貞潔的紅痣，同時也有着昇華神明教化，以備後輩效仿的意義。於是，我看到一個睡在母親懷裡的嬰兒，眉心也有一顆痣，但不是朱砂紅而是黑色的，表示嬰兒是個女孩。我不禁要想：她長大後是什麼命運？會嫁到個怎樣的丈夫呢？婚姻會幸福嗎？幾千年的文明古國，先民的遺風，與她何相干！

下關站的記憶

蕭　飛

往事鈎沉

前不久，南京的新聞媒體刊登消息說，著名的下關火車站已閉門謝客，也就是說，作爲始發站的功能在百年後終於壽終正寢，這引起不少市民的感傷。許多人不約而同地專門從南京城南的中華門站坐上老式的綠皮慢車到下關，一是作告別之旅，再則也算是一次歷史的「穿越」。

下關車站位於南京城西的龍江路八號，初建於清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一九〇八年建成通車後稱爲滬寧鐵路南京車站。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改稱爲下關車站。汪僞時期，一度又改稱爲南京車站。過去，這裡是南來北往的交通要道，北上津浦線的列車乘輪渡從此過江到達浦口，到上海及南去的列車從此始發。直到一九六八年南京長江大橋通車和南京新站建成，過江輪渡才遭廢棄，而下關站也如同是人體上的盲腸，可有可無。只是南京始發或是以南京爲終點的車子還會光顧這裡，向人們提醒着小站的存在。原下關車站外觀爲城堡形，爲英國人建造，後多次歷經戰火。國民政府多次修繕重建，最大一次在一九四七年，由我國建築大師楊廷寶設計，上海徐順興營造廠建造，可惜南京快解放時又一次遭到破壞，才形成現在的外觀。不過，再怎麼說，下關站還是保留下了民國建築許多的印記。我多次專門從那兒乘車去外地，像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一個過客，候車、檢票、登車都油然地生出無限的懷舊情緒。

可以說，這是一座承載了中國近代許多重要歷史的車站，像是一部活的教科書，在永遠地向人們昭示着它的風雨滄桑。一九一二年元月一日，孫中山由上海到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便是經過這裡進入南京城。一九二九年後，孫中山靈柩在北京去世，遺體從北京用火車運抵南京，也是在這兒上的岸，之後再奉安在中山陵。一九四六年著名的「下關慘案」就發生在站內。當年五月五日，國民政府還都南京。蔣介石集團以南京爲中心，策動反共內戰。六月二十三日，上海各界十餘萬人舉行反內戰、要和平的群衆大會，推舉出以馬敘倫、胡厥文、閻寶航、雷潔瓊等十一人爲代表的上海人民和平請願團來南京向國民政府請願。當請願團於當晚到達下關火車站時，擔任津浦鐵路調查統計室主任的中統特務頭子陳叔平，糾集一批暴徒，僞裝成蘇北難民，把請願代表圍困在候車室和西餐廳，大打出手，毆傷包括代表團團長馬敘倫在內的多位成員。前往歡迎代表團的民盟代表葉篤義、現場採訪的《大公報》記者高集等也慘遭毒打，這就是當時轟動全國的「下關慘案」。

南京人對下關車站總是有種難以割捨的情結。據說，政府下步將會在下關站原址上取而代之建造一座嶄新的博物館。作爲南京市民，我期待着這個館能早日建成。不久前，我去過台灣南投縣，在那兒見到了一隱伏於山中的車埕小站。小站原本是日據時期主要爲了運送南投的木材和甘蔗而建，兼營客運。但隨着台灣林業政策的改變，保育禁伐，昔日的小站因生意清淡而變得冷落。鐵路工人的宿舍再沒有了往日的歌聲，火車進站時明快的笛聲歸於沉寂。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小站實現華麗轉身，旅遊部門將小站打造成全台灣有名的景點，生銹的鐵軌，候車的木房子，老式的剪票口和站台，廢棄的蒸汽機車，以及扳道器、加水箱和隨意堆棄的枕木等，都有種親切，無聲地敘述着過去的喧鬧，勾勒出往日的美麗，吸引着絡繹不絕的遊客造訪。我駐足小站，分明有種感動，因爲小站把我的青春記憶牢牢地鑲嵌進去了，充滿着無盡的意境和遐思。而德國人對老火車站處理則不同，有一次，我在斯圖加特參觀一個火車博物館，那裡集中展示了德國工業化時期大量的各式各樣的整列火車，讓人目不暇接，使得人們對德國當年強大的製造業和火車運輸業心生敬佩。而下關車站又將會給人們帶來怎樣的風格，勾起人們怎樣的記憶呢？

下關車站用作旅遊開發是確定無疑的，但如何開發卻要審慎地研究。作爲我國鐵路建設最早的站點之一，將這裡建成爲我國最大的火車博物館，多側面地展示鐵路運輸業的歷史，下關車站是足可擔此大任的。但僅是如此尚覺得不夠。這個博物館應當是流動的，可以增加遊客參與的內容。在南京，中華門、下關和江北浦口三個站在歷史上的地位不分伸伯，倘把這三個站點連接起來，就形成了從南京城南到城西再到城北的一條老式鐵路風光線，在這條線上，集中了南京大量著名的景點。想像一下，一列綠皮慢車，緩緩地行進在鋪着枕木且生了銹的軌道上，車內，播放着懷舊的樂曲，身穿民國時期服裝的老者用一切傳統的方式爲大家服務着。列車在彎道上劃出一條綠色的弧線，緩慢而優雅地遊走在城市的邊緣，乘客們坐在漆上桐油的硬木椅上，品着茶，頭伸出窗外，首尾相望，少女長髮飄逸，大家沒有一絲焦慮，有的只是一種對慢的期待和欣賞，盡情地淋浴着和風，觀賞着遠處的風光，這是一幅多麼美麗的畫面。而過了下關，火車分載上老式船塢過江，人們眺望着浦口，眼前早已浮現出著名作家朱自清的散文《背影》裡父親的身影。「老鐵路」的行爲藝術可以讓這座博物館平添出無盡的生動空間。

一座老車站就是一道風景，而南京的下關車站更像是一本翻舊的線裝書，承載了這座滄桑之城的太多記憶，上輩人從中讀透歷史，年輕人從中參悟時空，而後來人則會因此而深愛上這座城市，愛上這裡的生存狀態如同慢慢駛入小站的綠皮列車。正像曹磊在老歌《車站》中所唱的：火車已經離家鄉，我的眼淚在流淌，把你牽掛在心腸……

舊時南京下關火車站　（資料圖片）

少有大志

齊　夫

如是我見

民間有語：三歲看到老。細細想來，不無道理，縱觀古今中外那些偉人名流，成功人士，多是少有大志，胸懷千里，從小就與衆不同，「野心勃勃」。

最出名的當然是《史記》所載的兩位梟雄，看到秦始皇巡遊的浩浩蕩蕩隊伍，小屁孩劉邦說「大丈夫當如是」，玩尿泥娃娃項羽更狂，居然要「彼可取而代之」。果然，二十年後，就是這兩人統帥千軍萬馬在爭天下，演出了一幕威武雄壯的歷史大劇。

明朝的大政治家張居正自小就聰明異常，人稱神童。八歲便熟讀四書五經，後來在十三歲去參加鄉試之前，寫下了一首詩《詠竹》：「綠遍瀟湘外，疏林玉露寒。鳳毛叢勁節，直上盡頭竿。」天用竹來表志，傾慕寓意着正直與清高的竹「節」，渴望像竹一樣蓬勃向上，童趣中蘊含着大志，稚嫩裡流露出囂張。

同樣是十三歲時，毛澤東也寫過一首《七絕・詠蛙》：「獨坐池塘如虎踞，綠楊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大得老師讚賞，稱其氣度非凡。其後來的雄才大略，氣壓群雄，此時便可略見端倪。再聯想到他青年時的「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中年時的「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晚年時的「橫掃一切害人蟲」，其豪氣志向可謂一脈相承。

還有一個十三歲的孩子叫周恩來，在瀋陽東關模範高等學堂讀書時，校長問大家：「讀書爲了什麼？」或曰陞官發財，或曰光宗耀祖，或曰發家致富，或曰幫父母記帳，或曰好找工作，唯獨周恩來大聲表示「爲中華之崛起而讀書」。中學畢業時，他給一個要好的同學寫了臨別贈言：「志在四方」，「願相會中華騰飛世界時」。後來，他果眞爲國爲民立下豐功偉績，彪炳史冊，成爲一代偉人。

再說陳獨秀，他是一個奇怪的孩子，和小夥伴做遊戲，總愛扮龍的角色，而在那個時代，龍還是皇帝的代名詞，玩這種遊戲有遭人舉報的危險。陳獨秀爲此沒少挨祖父打。但無論如何挨打，他總是一聲不哭，把祖父氣得不止一次憤怒而傷感地罵道：「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必定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盜，眞是家門不幸！」果然，這個孩子長大後成爲二十世紀中國的盜火者普羅米修斯，而且一直龍性不改，直到晚年還寫詩自勵：「悠悠道途上，白髮污紅塵，滄海何遼闊，龍性豈能馴。」

孫中山童年時，最喜歡聽一位曾跟隨洪秀全的太平軍老戰士馮爽觀講打仗故事，他十分敬慕洪秀全。有一次在聽講中禁不住脫口而出：「洪秀全滅了清朝就好咯！」馮爽觀高興地摸着孫中山的小腦袋說：「你眞是洪秀全第二啊！」從此，孫中山在和同伴玩遊戲時就常以「洪秀全第二」自居，「驅除韃虜」的思想就從這裡萌芽，推翻滿清的志向就從這裡孕育。

「人生有大志，何處不翻飛？」少有大志，可提供發奮讀書的動力，可增強克服困難的韌勁，可激勵探索進取的興趣，可培養水滴石穿的毅力。而一個胸無大志的青少年，日後成就偉業的可能性極小。因而，每個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父母，在不遺餘力培養孩子畫畫、彈琴、跳舞、打球等種種愛好的同時，也千萬不要忘記培養孩子的遠大志向，鼓勵孩子「人生爲一大事而來，做一大事而去。」少年時栽下的志向幼苗，將來一定會長成枝繁葉茂的參天大樹。

打折的婚姻

劉淑貞

人生在線

一位朋友婚姻破裂，傷心欲絕，讓她十分不解的是，自己明明在婚姻中付出了百分百，爲什麼婚姻還是遭遇如此境地？

熟悉這位朋友的人都知道，她溫柔嫻淑，勤勞善良，最關鍵的一點，她生活的重心全部圍繞着老公和家庭。在家裡，她操持所有的家務，久而久之，老公成了那種典型的「油瓶倒了都不扶」的人。她也以此爲美德，把家務打理得井井有條。

可是，俗套的故事也是會發生，老公依然有了外遇，並下定決心，要和她離婚，理由是她全身心的付出讓他在婚姻中感到太壓抑。

她的故事讓大家唏噓不已。全心全意、百分百地對待婚姻，難道不對嗎？有首歌不是唱道，戀愛百分百嗎？

意思就是在戀愛中要付出百分百的感情，推而廣之，婚姻亦當如此。

殊不知，戀愛之後步入實質性的婚姻生活，男女的角色便由戀愛時顚倒過來。男性是逐漸做減法，而女性卻由戀愛中的淺至深，到愛得不能自拔，把自己百分百地投入到婚姻和家庭之中。這固然沒有不對，可是，一旦把婚姻和老公、家庭視爲自己的全部，便在不知不覺中喪失了自我，沒有了屬於自己的空間，迷失了前行的方向。

其實，婚姻不是生活的全部內容。婚姻中的女人，不妨恰到好處地打點折扣對婚姻。留下兩三分折扣的空間，給工作，給閨密，也給自己。

可以試着找個閒暇的日子，約上兩三知己，喝點咖啡，拉拉家常，交流近況，紓緩一下心靈；也可以獨自一人，給自己的心靈放個假，一邊喝綠草，一邊享受書香墨跡，從書中汲取養分，讓自己的精神家園更充實。如此以來，即使婚姻失敗，也不會手足無措，失去了生活的一切目標。

土筍凍

方　達

飲食男女

福建厦門最古怪的吃食是「土筍凍」。如果你初次來到我們老家厦門，厦門人肯定會特別向你推薦「土筍凍」。厦門人總是這樣說，厦門第一風味小吃啊，「土筍凍」，「土筍凍」是國寶啊，鄧小平吃了都連着說好！

「土筍」不是筍，而是一種環節小動物，五到十厘米長，半厘米多粗，學名「星蟲」，狀似冬蟲夏草，生長在淺海灘塗裡，有些地方管這種蟲子叫沙蟲或者海腸子。因爲這種小動物色澤灰白，狀如圓筒筍，滋味比山上的冬筍還好，所以閩南沿海一帶稱之爲「土筍」。「土筍」味道極其鮮美，可鮮食，也可曬乾後食用，特別是乾製後炸、炒、燉、燴或煮湯，遠遠一聞，齒頰生津。

最好的吃法當然屬「土筍凍」。

家鄉人吃「土筍凍」，但「土筍凍」的主產地卻不是厦門，最好的「土筍凍」出在鄰近的福建龍海市浮宮鎮、晉江市安海鎮，五里橋和厦門島對岸的海滄。這沒什麼好奇怪的，中華文明傳統悠久，有幾千年的等級制度打底，從來都是「勞動者不得食」。

「土筍凍」的製作工藝非常精細，每道工序都馬虎不得：將捉拿到手的「土筍」放在清水中養育一日，讓其吐淨腹中沙粒，然後在老式的陶缸裡精心用手工搓揉、壓破、洗淨，再耐心地用小火熬煮，熬出富含膠質的湯汁來，最後連「土筍」帶湯汁一起輕手輕腳斟入小酒盞，自然冷卻凝結成一個個白潤晶瑩的小圓塊，這就是「土筍凍」。小小的「土筍凍」，個個冰清如玉晶亮剔透，讓人食慾大開。

吃的時候，擺開醬油、香醋、辣椒醬、花生醬、芥末、蒜泥等佐料，蘸着吃，更複雜豐富一點的還可配上芫荽和特製的糖醋蘿蔔。人類的口腔對膠質有着天然的強烈愛好，從熊掌到生河豚，不黏是很要緊的，而「土筍凍」鮮香軟嫩滑溜爽口，正好滿足了人類對滋味的極端想像，吃後滿口腔的甘洌鮮美，回味無窮。

面對着圓滑的「土筍凍」，筷子的工夫極爲要緊，稍有抖顫，它就會斷然滑溜而去。一旦落地，正好檢驗它的質地：能蹦跳兩下的，方爲「土筍凍」中的極品。因爲富有彈性的，質地最爲柔糯脆嫩，味道也最鮮美甘洌；反之，軟爛如同粥飯的，肯定不新鮮，還是棄筷不食爲上。面對着鮮美的「土筍凍」，筷功不佳者完全不用擔心——可以用牙籤插取，同樣的得心應手。

「土筍凍」不僅味道鮮美營養豐富，還有不小的藥用價值，它能降火消炎，清涼解熱，當你喉嚨疼痛難忍時，吃了它，立即止痛消腫，勝似靈丹妙藥。暑天大熱時沒事吃上幾個，神清氣爽，胸口一派清涼。

家鄉人吃「土筍凍」的歷史相當長了，明朝屠本峻的《閩中海錯疏》和清初周亮工的《閩小記》等都有關於「土筍凍」的記載。但是上世紀中葉後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土筍凍」一聲不吭消失了，直到改革開放，它才重新出現在厦門的街頭巷尾。

「土筍凍」不但好吃，還可以治療海外遊子的思鄉症。閩南是著名的僑鄉，自古以來有大批的民衆離鄉背井漂洋過海到南洋等地謀生。在異鄉皎潔的月光下，用鄉音唱起《土筍凍》民謠，家鄉的山山水水一齊浮到眼前，伸手一抹，都是淚水。